

福建钱曲传统剧目选集

閩 剧

第 九 集

福 州 市 文 化 局 編 印
福 建 省 戏 曲 研 究 所

目 录

一、本戏

木兰从军..... (1)

何文秀..... (50)

驻春园..... (83)

二、连台本戏

戚继光 (上集) (118)

 (下集) (136)

木 兰 从 军

人 物:

賀廷玉	賀英	李駿
趙杰	陳驤	寇征
花弧	花安氏	花木兰
花蕙兰	花棣郎	趙通
申橋夫	溫長俊	强不立
徐三畏	金花	番將
四番兵	探差	魏王
申妻	强母	徐妻
溫妻	中軍	差杂
女兵甲乙	探馬	四差役
番使	义义	四校尉

第 一 場

賀英: (引)
一片丹心報國家,
李駿: (引)
不辭風露與辛勞。
趙杰: (引)
男兒欲挂封侯印,
陳驤: (引)
百戰歸來血染刀。
賀英: 俺賀英。
李駿: 俺李駿。
趙杰: 俺趙杰。
陳驤: 俺陳驤。
賀英: 眾位將軍請了。
李駿: 請了。
趙杰: 請了。
陳驤: 請了。

賀英: 元帥升帳, 你我兩廂伺候。

李駿: 伺候了。

趙杰: 請。

賀英: 請。
李駿: 請。(兩邊下)
趙杰: 請。

賀廷玉: (引)

掌握軍符統雄兵,

誓除胡虜表丹心。

〔賀英, 李駿, 趙杰, 陳驤上。〕

眾同白: 參見元帥、監軍。

賀廷玉: 各位將軍免禮, 站立兩廂。

(念)

雄兵十萬統貔貅,

大將威名震九州。

帳下軍人齊奮武,

任他強敵也低頭。

本帥, 賀廷玉

寇征: 監軍, 寇征。

賀廷玉: 只因突厥作亂, 騷擾邊疆, 聖上命我挂帥, 四路征兵, 前去征討。寇監軍。

寇征: 元帥。

賀廷玉: 請召集征兵。

寇征: 遵命! 差官听令!

差杂: 在!

寇征: 這系軍籍一本, 分路按名傳集, 不得有誤!

差杂: 遵諭!

賀廷玉：众位將軍听命！

陳驥英駿：在！
賀李趙杰

賀廷玉：探馬報道，边防甚緊，你等帶領人馬，先去抵抗，大營隨後就到。

陳驥英駿：得令！
賀李趙杰

賀廷玉：众將官！出兵抗敌去。

賀李趙杰驥英駿：得令！
陳驥英駿

（兵馬同排名，环台带头下）

第二場

〔花蕙蘭，花棣郎扶花弧上。〕

花弧：（唱“寬容詞”）

叹人生荏苒光阴如过隙。

哎呀！介天呀！介

大志未成光阴逝水，

雄心不死病魔来伤。

徒增我年老欠壮，

无能征蕩戡定胡羌。

虛生为男儿热血盈腔。（杀介）

在下花弧，陕西延安人氏，当年曾历行伍，自从归田之后，就在这尚义村居住，娶妻安氏，生下一男两女，一門和順，晚景到也乐趣，日前得了一病，幸亏妻儿多方調护，漸見痊癒，于今諒无妨了。正是：

有子万事足，

无病一身輕。

花安氏：（引）

相夫常对梁鴻案，

教子曾迁孟母居。

相公今日病症可減些須么？

花弧：請承賢妻看护，幸获就痊！

花安氏：哎呀！这是吉人天相，妾身焉敢居功。但是病才痊愈，还要格外保重！

花弧：謝謝賢妻！哎，木兰那里而去，緣何未見出来？

花安氏：想是在后院紡織，待妾身叫她出来。

花棣郎：媽呀，二姐不在，她去后山打猎。

花蕙蘭：是呀！二妹曾說，爹爹病才痊愈，必須有吃些补品，她要去后山，打几只鳥，烹好与爹爹吃。

花安氏：呵！

花弧：哎呀！难得吾女有此孝心。

差杂：（引）

奉了監軍令，

四路来征兵。

这地方就是尚义村么？待我到花家传唤花弧，里面有人可在么？

花弧：外面有人叫門，賢妻你可出去一問。查看何人？

花安氏：呵！（開門）是誰？原来是衙門的公差。

差杂：花弧的家是在这里么？

花安氏：正……是在此。我家并无欠租欠税，公差呀，你查花弧有何事故？

差杂：我是来征兵呵。

花安氏：什么叫做征兵？

差杂：哎呀，你妇人家不晓的，你丈夫有无在家？

花安氏：奴……丈夫有在家，公差請進。

差 杂：好了。

花 弧：貴差到舍，有何事故？

差 杂：你就是花弧么？

花 弧：正是。

差 杂：你会認字么？

花 弧：頗知文字。

差 杂：当軍人都会認字，公文在此，請你看。

花 弧：靖北兵馬大元帅、大本营，監軍軍务处寇，为晓諭事，現因北方突厥作乱，朝廷下詔征兵，限定当役之人，即日前往听点，不得有悞。哎呀！（急面）

差 杂：你看明白么？

花 弧：看明白了。

差 杂：明白就好，快些收拾行装去。

花 弧：哎呵貴差！可是我病未痊愈，請你代我轉稟展緩下期，俟病癒之日，准到軍前充役！

差 杂：我不管你有病无病都要去。就是病会死，你也不得迟緩，如有挨延，恐怕你性命难保！

花 弧

花安氏：呵！

花惠兰：呵！

花棣郎

差 杂：我无時間，与你多說，还要去別的地方去传。（下）

花 弧：（追）哎呀。（众同卜风介）

（唱“急板”）

只見那軍书旁舞××，
征召难违。××

花木兰：（唱前調）

都只为、父病未痊××，

猎禽供养。××（杀介）

花 弧

花安氏：咳！

花惠兰

花棣郎

花木兰：哎呀爹爹！緣何这等叹息。莫非伤风重感，身体又見不爽么？

花 弧：咳！女儿呀！介

（唱“急板登”）

頃接得大营飞檄，
奉詔命前敌当兵。
我乃軍中应召，
限今即日动身。

花安氏：（接唱）

奈你父病軀初癒，
怎能够北塞从征？
我想上书告病，
求恩展緩免征。

花惠兰：（接唱）

娘亲所言有理，
冀免跋涉苦辛。
事有挽轉，
且放忧心。

花木兰：（接唱）

姐姐談何容易，
不見三令五申。
岂容玩法，
罪淚匪輕。

花棣郎：（接唱）

哎呀，如今难违抗，
若去命必傾。
叫儿怎舍？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唉。
爹爹呀。

花 弧：（唱尾句）

儿呀！

花安氏
花蕙兰：为国家有事之秋××
花木兰
花棣郎

顾不得私情割舍××（杀介）

花木兰：哎呀！爹爹！福体尚未复元，不宜伤感，况北地天寒，且一路登山涉水，只怕病上加病，那时非但对国家无益，反与军威有损，望爹爹还要三思。

花 弧：哎呀！儿呀！现在公书急如星火，不管你有病无病？都要前往充兵，倘有迟延，军法难容吓。

花安氏：哎呀相公！你年已老迈，怎能应召？再加病体初癒，安身实在放心不下。

花 弧：贤妻呀！你说错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大家都是怕死不前，只图安乐，不想赴救国难，一旦国家陷于敌手，还有什么家庭？所以我年虽老，想起来尚堪以身报国，就是战死沙场，还胜于病死家里。好男儿，给后人做个榜样，应当留芳百世。

花安氏：呵。

花木兰：爹爹所说的话，虽然是好的，

但是爹爹此去，一家人都不安心。

花 弧：你母子阻我不去，我岂不知兵战终凶，这可惜你姐妹是女子，你弟年纪又小，尚有谁人替我一肩呵？

花木兰：爹爹你病未痊愈，万勿忧愁，待女儿想个两全之计，以慰愁怀。娘亲和弟弟，你扶爹爹进房休息。姐姐呀！妹方才打有飞禽，与你进

内厨房烹任，与爹爹用膳么？

花蕙兰：好好（同花木兰下）

花安氏：相公妾身扶你进内么？

花 弛：如此麻烦吾妻。（扶下）

第三场

赵 通：俺，贺元帅帐下差官，奉令征兵，按照名册，俱已传至，行期在即，不免召集动身。来到中家门前，不免用手叩门，儒夫开门。

申儒夫：（引）

忽听叩门声，

胆战与心惊。（开门）

哎差官到此请进饮茶。

差 杂：我不饮茶。

申儒夫：差官请坐！

差 杂：不坐。现已时间甚迫，你快些整理行装，一同登程。

申儒夫：呵……（停疑）

差 杂：你还停疑什么？

申儒夫：唉，不是！因为我家门衰祚薄，内人年轻乏人照顾，麻烦你与元帅面前讲情。奴实在不能去。

差 杂：说什么话。不能去，你性命不想要么？

申儒夫：哎呀求差官做好事，口角春风，这里薄意（附银）这里薄意，送差官路上买茶点。

差 杂：快拿起来，你要想行贿，倚我卖放，你是枉想，快些去呵。

申儒夫：差官呀！这人情做的来，这里碎银请你收起，若凡太少再添与你。

差 杂：你不要拿，我不受私，现在大

家都去了。快些走，不能再等你，你若不走，难怪我动手，（拉申懦夫）走么。

申懦夫：差官呀！你不要推，我去就是！

差 杂：走，快一点。

申懦夫：你请坐片刻，待我向内人辞别呵！

差 杂：赶快。赶快。

申懦夫：妻呀！你快出来呵。

申 妻：什么事，这么大声呀？

申懦夫：哈哈，妻呀。（要哭）

申 妻：怎么你做这形样呵？

申懦夫：差官又来追我，去北地当兵呵。

申 妻：大家要去，你当然也要去。

差 杂：哎呀，这个娘子，说得也合情合理呀。

申懦夫：他说今天就要起行呀！

申 妻：我行李包袱，已经与你都备便了。

申懦夫：我真真舍不得着你呀。

申 妻：呵！你舍不得着我，我也是舍不得着你，这有什么办法？

差 杂：你这妇人家真是难得。

申懦夫：哎呀妻呀我去以后，你自己身体要保重呵。

申 妻：是的我都晓的你身体自己也要保重！北边风大天气冷，衣服千万要多穿。

申懦夫：你在家衣服也要多穿，一日三餐，饭要多吃，身体才不至瘦弱呵。

申 妻：依家都晓的了。

申懦夫：你身体如有不爽快，就要请教隔壁婆婆，她老年人见识多，药千

千万万不可乱吃呵！

申 妻：我无病无病，你先讲这不好的话，我耳朵不听你说。他在这里等你，你快些走，不过平安信就要寄回。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前几个月，就要写信给我知道。

申懦夫：我晓得，这一定做得到。早些寄信，你就安心。

差 杂：话说完么？时间不早，快些走吧！

申懦夫：完了，完了。

申 妻：我进内拿行李给你。（下）

差 杂：我见不少妇人家，你这一个可算第一好，丈夫去当兵，她也不难舍的你。

申 妻：夫呀！衣服包袱碎银，都在这里。（申懦夫难舍地、差杂与申妻暗里传情）

差 杂：走么？

申懦夫：妻呀！我走。

申 妻：你保重身体为要。（假悲难舍地）

申懦夫：妻呀，我去不知何日再回来？我有信给你，你千万要回信呀。

申 妻：是的！是的。

申懦夫：妻呀！我今走吓。

差 杂：哎呀！你做这样难舍的，走吧。（拉申下）

申 妻：（细看）快些离开送远远的去，与我好做事，（起暗号）嘿，嘿。

义 义：他去么？

申 妻：去了。

义 义：那就好了，现在可以与你做长久的夫妻。

申 妻：那不一定。

义 义：怎么？

申 妻：他是去出征，后日回来，“原主取贖，不拘年限”。

义 义：那里，他那里是原主呢？他也是轉典主，原主不在了，贖不贖，都在你心上的。

申 妻：那，正是呀。轉典主无效力去了，贖不贖都在我心上的。

义 义：你是要贖他呀，是买我呢？（朝申）

申 妻：这就是看，他价錢厚就贖他，你价錢厚依就卖你。厚价就是买主。

义 义：唉，我这里最肯出价了，怎么还不能卖断我呀？

申 妻：卖断与你就是了。（笑又羞）

义 义：这才算真爱惜我，我家就搬你这里来。

申 妻：輕声一些，也好他走了，不是放家里关絆，与你不方便。

差 杂：嘿嘿，你怎么又回头吓？（同申上）

申儒夫：因为还有要紧的话，必須再說几句。

差 杂：哎呀！你真太过多慮。（申儒夫冲进，义义、申妻等同凝地）

申 妻：喂？你为何事又回来？做什么？

申儒夫：我就是不放心了，故此又回头，哎义义哥，你……何时来吓？

（义义无言可答）

申 妻：他方才来，就是听见你去当兵，赶来送行了呀。

申儒夫：哎呀有劳兄长。有劳兄长。

（作揖）

义 义：真凑巧，你回头才与你見面，

你尽管安安心去，嫂嫂她这个人弟代与你照顾。

申儒夫：哎呀，諸煩拜托，費神义兄。

（又作揖）

义 义：做朋友应该如此，托妻寄子，就是这样了，你我何論呢？

申儒夫：日后应当图报义兄。

义 义：岂敢此事办的到。

差 杂：呵，（意会）我心很可疑，原来她已经有人补充了。嘿，你妻后面有人照顾了，还不放心什么。快走。

申儒夫：差官恕我与内人私下再說两句，以后就走呀。

差 杂：講就快些去講。

申儒夫：妻呀，你走过来。

申 妻：还有什么？

申儒夫：我与你說（附耳），你要記牢，最要紧，此事不可对我不住呀。

申 妻：早就晓了，不要乱說，快去囉。

差 杂：走么？

申儒夫：妻呀？我走呀。义兄！諸承照顾，我的家庭，請你多多来往。

义 义：好的，祝你一路平安，早日得胜回来。

申儒夫：謝义兄金言。（同差杂下）

申 妻：还祝得胜回来？望他早一天去做田料，去見閻罗王。

义 义：哎呀你这妇人口太毒，今日丈夫起身去，是好日好子，好話多說几句，說什么去做田料，去見閻罗王。

申 妻：这就是，我与你倚做长久夫妻了，望他死去，永断葛藤去。

义 义：你說得都是有理的。
申 妻：方才他回来，你都凝去，不是我轉变說几句话，你我形色一定被他看出来。
义 义：你是好才情，我佩服你了。你可进内休息，我也要回去。
申 妻：怎么你要回去，呵，看他去了，你要敲老娘竹槓呀？（拉义义）
义 义：那敢这样，我就来。
申 妻：要你就来，等下不来，要我死。
义 义：一定来（出两边探）咳，自古道“最毒妇人心”果有此事。今日看破这妇人，还是回家妻子亲热。（下）
申 妻：哈哈，他去当兵，不是我早些来打算，那里有这么便的情人来补充呢。（带笑下）

第四场

花木兰：（唱“自掏岭”）
强移步进机房来紡織××，
满怀抑郁，
如坐愁城。××（杀介）
依家花木兰，只因父老，侍奉湯药，多日未进机房。哎呀！几日未
来，尘土满机，奴不免拂扫一番，
方可紡織。咳！聞突厥作乱，朝廷
出兵征討，老父姓名，列在軍籍，
今病虽癒，奈年已老，怎能从軍？
想起来！眞眞令人好苦呀。介
（唱前調）
想老父体力衰年来多病，

只見那軍书上尽有爷名。
堪叹祚衰家无长兄，
只有弟弟岁又髡齡。
可惜奴生身是閨女，
有誰代父杀敌边庭。
倘若无人頂替应召，
抗违軍令罪不容情。
如今百轉焦思无良策，
倒作了杼梭又織，
織又停。杀介

咳。

花蕙兰：（引）

隔院不聞机杼声，
未知叹息为何因？

花木兰：咳！（花蕙兰进）

花蕙兰：妹妹何事叹息？

花木兰：姐姐請坐。

花蕙兰：妹妹同坐，吓妹，你布不織何
事这样叹息？

花木兰：小妹并无叹息。

花蕙兰：噯，我姐方才听見，还說沒
有，妹有什么心事，可对姐姐言明。
不可放心中叫苦。

花木兰：妹就有心緒，姐諒也会明白了。

花蕙兰：呵！姐晓的。妹你即便安心，
这事情我姐应当替你作主。

花木兰：哎呀姐姐！这么大的事情，你
会作主呀？

花蕙兰：在你見是大事，姐看也很平
常，极易容易。

花木兰：噯，据姐姐說得容易，妹想是
很艰难，你到底有何良策，講
与妹听看。

花蕙兰：姐講容易就是容易，自古道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你年

齡也大了，姐明天就对爹娘說，叫媒人起帖，这是有何难的事？就免的你日日叹气。

花木兰：嘿，妹年紀大，姐比妹更大，姐有时叹息，都是因为这件事情么。

花蕙兰：我姐就有这心緒，也不至时时叹息。

花木兰：唉，姐自己有这心緒，因此想妹也有这心緒，不对呀不对。

花蕙兰：你說不对。小姑娘这样叹息？那是为了何因呢？

花木兰：哎呀姐姐！你豈不聞突厥作乱，朝廷下詔征兵么？介

花蕙兰：呵！原来如此。

花木兰：爹爹名列軍籍，也要前去出征。介

花蕙兰：呵。

花木兰：怎奈年老多病？小妹愁苦在心。（介）

花蕙兰：呵。

花木兰：只因弟弟年幼，你我又无长兄。介

花蕙兰：呵。

花木兰：乏人代父从軍，因此叹不絕声。介

花蕙兰：呵！原来因为此事，可是你我都是女子，苦也是无用的。

花木兰：哎呀姐姐呀，妹想起惟有小妹女假男粧，方能頂替爹爹从軍，免的老年之人受苦呀。

花蕙兰：哎呀妹妹。你想代父从軍，此非容易之事，此去北塞，万里路程，跋涉辛勞，有諸多不便之处。

花木兰：妹愿以身代父，捐軀报国，死

且不惜，何愁勞苦？

花蕙兰：妹虽是武女，只是单人匹马，日間与男子共事，倘有被人識破，那时怎样主意呵？

花木兰：小妹自能小心，不比那等女子，从事鹵莽，出乖露丑，不至被人看出。

花蕙兰：無論如何。你总是女子，怎样会象男人，你想不至“露出馬脚”，①嘿，姐笑笑替你担忧呵。

花木兰：姐姐你怕妹不象男子，妹就将爹爹当年的征衣，拿来一粧看，与姐姐看看如何？

花蕙兰：这很有理粧得象男儿你就去，不象男儿就不要去，妹你进内改粧吧。

花木兰：好的。（下）

花蕙兰：哎呀我妹有此孝心，真是难得，更有这样胆識，可称天下一个奇女，象我弱质无能，与我妹万不比一。她已进内改粧，奴不免往取武器，叫她試舞一番，可否充为武士。（拿武器）

花木兰：姐姐呀！妹扮得可象一个小將軍么？

花蕙兰：象到也很象，必須学男人行动，走几步与姐一看。

花木兰：好的（行男步）姐姐請看。

花蕙兰：行动举止是可以的，惟是声音，还不象男人的口吻。现在姐假作元帅，你来參見好么？

花木兰：来試一下。

花蕙兰：妹你来參。

花木兰：元帅在上，末将花木兰參

注：①“露出馬脚”——即露出破綻意思。

見。

花蕙蘭：哎呀，這樣不興。

花木蘭：怎麼不興？

花蕙蘭：你這花木蘭三字，是女子的名，若露此名字就被人家懷疑了。

花木蘭：妹曉的。入伍之後，當然就用爹爹的名字。

花蕙蘭：這要謹記在心。這武器在此，你來一舞。

花木蘭：待我舞來。（舞槍）

花蕙蘭：不用舞，不用舞，姐會害怕，因為你舞得實在好。被你刺了一槍不得了。

花木蘭：姐姐呀這樣好么？妹與你同去，稟明雙親。

花蕙蘭：還恐雙親不肯。不過也要伴你進內。

花木蘭：答應不答應，總是要請示。姐姐請。

花蕙蘭：賢妹請呀。（同下）

第五場

花 弧：咳！

病體初痊難應召，

花安氏：（引）

愁懷暫放且商量。

花 弧：哎呀賢妻，軍差催促太緊，我想無奈也要……從軍去。

花安氏：哎呀相公！你體尚未復元，再去邊疆，我實放心不下！

花 弧：咳，我若不去，只怕軍法難容呵。

花安氏：據木蘭說有兩全之計，叫她出來商議如何？

花 弧：這到有理，你可喚她出來。

花安氏：蘭兒那里？

花木蘭：來了！（引）

卸却釵環粧武士，

花蕙蘭：（引）

模糊難辨是雄雌。（花棟郎隨上）

花蕙蘭：請安雙親！

花 弧：哦，木蘭兒呀，你今天為何這

樣粧束？

花木蘭：爹爹！女兒想你年老，恐難抱病遠征，女兒意欲代父從軍，一來為國家出力，二來报答養育功勞。

花 弧：呵！

花安氏：哎呀，你是一個女子，怎能應召當兵？我向來沒聽過，這樣奇事。

花木蘭：哎呀娘親！女兒想為國家分憂，男女都是一樣的，倘若一國之中，只有男子為國家出力做事，女子豈不是就成為無用的人，自古以來女子出征殺敵，不是沒有其人。

花安氏：哎呀，為娘看很奇怪，兒呀你說看。

花木蘭：爹娘容稟。介

（唱“寬板”）

追憶昔時吳宮美女，
也曾習武出陣交鋒。
馮氏婦人威名遠震，
西羌夷狄甘拜下風。
秦女知兵人多稱羨，
荀娘守寡敵不敢攻。
巾幗鬚眉自古已有，
何必拘執男女之分。
木蘭非比深閨弱質，

曾承父教武艺精通。
因此改装舍身代父，
别亲远戍万里从军。
愿作雄飞不甘雌伏，
疆场杀敌立业建功。
能够平胡黄龙痛饮，
名垂竹帛耀祖荣宗。

花 弧：呵！

（唱“急板尾”）

最难得秉性孝思，××

慷慨忠愤。××（杀介）

花蕙兰：启禀爹爹：你老年多病，贤妹
既有此志，还是从她所愿！

花安氏：相公呀！据蕙兰所说，木兰一
一定要去，你意下如何？

花 弧：木兰！既然有此胆量，我也不
拦阻于她。成她的志就是。

花木兰：爹娘，许女儿前去，女儿往购
鞍马即回。

花 弧：兰儿！务须早些回来。

花木兰：女儿晓的！就此告别了。

（唱“急板”）

别双亲往购战骑，××

装成鞍辔。××

花 弧

花安氏：（接唱）

花蕙兰

见女儿代父从征，××

鬚眉气概。××（杀介）

差 什：嘿花弧，你备便否快走
呀。

花 弧：贵差请你前步，小老随后就
到。

差 什：我要你同行。

花 弧：请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差 什：你若不来，我还要回头，不可

不可。与你一同起行。

花 弧：呵……

花安氏：哎呀差官！奴丈夫年老多病，
存意叫人代替，现在去买鞍马了。
马上就回来，请你稍等片刻。

差 什：说什么？监军大人而論，不得
顶冒。

花 弧

花安氏：呵，（凝）哎呀，

（花弧被差杂拉下）

花安氏：（唱“倒板”）

恨军差不恤人情，××（杀
介）

强迫充役。××

花木兰：喂？母亲、姐姐，何故如此悲
伤？爹爹那里去？

花安氏：哎呀兰儿呀，差官不肯徇情顶
替，将你爹强拖而去。

花木兰：呵，母亲不必悲伤，待女儿赶
去换爹爹回来。走吧。（急下）

花安氏：蕙儿！棣郎！你扶我同往，哀
求差官么。

花蕙兰：有理。

花棣郎：好了。（扶花安氏同下）

第六场

差 什：走呀。（同花弧上）

花木兰：前面差官请住步。

差 什：嘿，你这个少年，追我何干？
莫非耍掠人么？

花木兰：小……小人不敢，因为严亲年
老不能从军，我特前来换他……回
去。

差 什：那个是你父亲？

花木兰：这个就是我老父。

花 弧：他……就是我的儿子。

差 什：呵？是你儿子（对木兰说），
嘿，你要你父回去，你要知道，顶替不得的么？

花 弧：呵。

花木兰：哎呀差官，父亲年老体衰，怎能随军杀敌，我年轻体壮，愿代父从军，你不答应，这是何理由呢？

差 什：我不管你，少年不少年，只知按照公书要人，名字是花弧，上案指名只要本人，别人不得抵替。

花木兰：呵。

花 弧：哎呀差官！从来征兵制度，本人身老，子可代父，你何不允許本人之子顶替呢？

差 什：这不能错怪于我，我奉监军命令，必要你本人去，否则我要办罪。

花 弧：呵。

花木兰：差官呀！老父若去，势必貽误国事，我去就不至有失军威，利害相比，与差官何罪之有？

差 什：哎呀，你不晓的，假使可以抵替，我断无不肯之理。

花木兰：呵。

花 弧：差官呀，倘能全情，小人得保首领，皆出将军所赐。小人的儿子从征，或能扫平胡虏，这也是你差官之功，这……这里薄仪相送，望差官笑纳。（付银）

差 什：哎呀，对你已经说过，可以得到，那有不肯，银快收起来。

花木兰：哎呀差官！你不肯我替父前去，歼平胡虏，豈不知为民不能舍身救国，算是不忠，为子不能代父

从军，算是不孝，不忠不孝何以为人，不如请死在你差官面前。（拔剑要刎）

差 什：哎呀！且慢（拦阻），待我想一想，（背白）哎呀，原来也是一个忠臣孝子，有这样志向，我若不依从于他，真对天下人都不住。罢了！許你顶替就是。

花木兰：叩谢差官。

差 什：唯是你冒你父名字，切不可露出真情，害我办罪。

花木兰：小人晓的。

差 什：花弧你可回去。

花 弧：呵。（停凝）

花安氏：

花棣郎：走呀。上（唱“倒板”）

花蕙兰：

顾不得道路崎岖，××

赶赴前途。××（杀介）

花棣郎：哎呀姐姐！

花安氏：哎呀！兰……儿，差官肯否你顶替？

花木兰：母亲呀差官已经允許，儿就此拜别了。

众：呵！（同伤心介）

花木兰：（唱“板下壮”）

儿此去归期未定，
泪别爹娘。

花 弧：（接唱）

最难得舍身代父，
忠孝两全。

花安氏：（接唱）

但愿你狼烟尽扫，
早奏凯旋。

花蕙兰：（接唱）

切莫作封侯痴想，

返还故园。

花棣郎：（接唱）
免双亲倚闥望子，
費煞思量。

花木兰：（接唱）
高堂上晨昏定省，
仗姐周旋。

花 弧：（接唱）
我两老毋須挂慮，
自己謹防。

花安氏：（接唱）
儿前途諸宜珍重，
切記吾言。

花蕙兰：（接唱）
空叹姐生来弱女，
愧无所长。

花棣郎：（接唱）
弟年輕不能助姐，
血战沙場。

花木兰：（接轉疊）
將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花 弧：（接唱）
能够歼平胡虏，
千載名揚。

花安氏：（接唱）
驪歌急唱，
叫人痛断肝腸。

花蕙兰：（接唱）
到塞平安获听，
雁信頻传。

花棣郎：（接唱）
未知那时再会？
何日卜得团圆。

众：（唱尾句）卜得团圆，么，儿
呀，

花木兰：爹娘呀！

（轉唱“急板”）

今日里抛违膝下，××
恕儿不孝××。

差 什：走呵。（花木兰难舍地下）

花 弧
花安氏
花蕙兰：（唱前調）
花棣郎

娇生
見腎弟喫別长征××
哥哥

情难割舍××（杀介）（拭淚）

花 弧：腎妻、女儿，你等不用伤心，
随我回去么！

花安氏
花蕙兰：咳！（遙望难舍地同下）
花棣郎

第七場

差 什：走呀！来到溫长俊門前，我不
免用手敲門，里面有人么？

溫长俊：（引）
妻去洗衣裳，
耳听人敲門。
总是我內弟，
喚我去賭場。

差 什：你說什么話？我是你內弟？

溫长俊：哎呀原来是差官，望勿見怪，
差官請进，差官請坐。

差 什：我不坐，我那有空与你閑談。
要走了！

溫长俊：一定不坐，差官慢慢行。（送
他）

差 什：你送何人慢行，我是叫你走
呵。

溫長俊：我並不犯過事，怎麼要我走？
差 什：我奉命令，召你去當兵，你到底記得不記得！

溫長俊：這我記得，我昨晚對你說過了，家里單手工不能去，麻煩你另派別人。

差 什：你真講天話，何人答應你呵？

溫長俊：差官呀？你雖然未答應，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差 什：你是太賤，曉的么？不用多言（拉溫長俊）快些走！

溫長俊：哎呀，差官何必變起臉子，放下手慢慢說。

差 什：還有什麼話說，叫你走就要走，（又拉）

溫長俊：也要等待我妻溪邊洗衣服回來，家庭事吩咐清楚。

差 什：不能等待你妻，快一點走。（強拉）

溫長俊：哎呀！妻呀，快來呵。

差 什：走，（拉下）

溫 妻：（捧衣盆上，兩邊探）哎呵，門怎麼開這麼大也不關，（叫溫長俊）哎呀，哎呀，到底跑那里去，上厝姆姆呀，下厝嬌嬌呀，有看見依的冤家么？

內 白：喂？你與何人吵家呵？

溫 妻：哎呀，不是呵，依是問你有看見他么？

內 白：呵，是不是叔叔爺？他與差官接談，莫是被他拉去當兵，你還不知道呀？

溫 妻：哎呵，（放衣服）事壞了，我追去討他。（追起介）

（唱“扑灯蛾”）

心中火狂，心中火狂。

原來做官無天良。

害奴夫妻相拆散，

趕去與他拼一場。

徐 妻：（接唱）

趕去與他拼一場。

（唱前調）

罵聲該死，罵聲該死，（徐妻跌地）

沖倒老娘太無理。

溫 妻：（接唱）

到底眼睛看何處，

不顧他人顧自己，

不顧他人顧自己。

徐 妻：（接唱）

真太混賬，真太混賬，

不識老娘要借問。

溫 妻：（接唱）

你是不打不相識，

強 母：（接唱）

不可相爭給依勸。

不可相爭給依勸。

哎呀！兩位嫂嫂，你等都是婦女，

因為何事，這樣相打？

溫 妻：哎呀！婆婆呀！是她太無道理。听奴講。

徐 妻：哎呀！婆婆呀！你不可听她的話。奴講你听。

強 母：哎呀！你兩人年輕力大，話不說，把我拖來拖去，推來推去，我老人身體衰弱，這里被你搞得金鷄子滿天飛，快放去。

溫 妻：婆婆我先講。

徐 妻：婆婆我先講。

強 母：你二人不用占先，一個一個來，

溫 妻：婆呀因為奴丈夫溫長俊，被差

官抓去当兵，奴赶去追他，她有意阻我去路，给婆婆看气呀不气？

强 母：呵。

徐 妻：婆婆呀，奴也是去赶丈夫，她走路太无势①给她碰跌倒，有意挨延老娘，你看急呀不急？

温 妻：是你无势，还讲我无势，

徐 妻：都是你无势，反说别人，真气死我。

强 母：哎呀！你两人是去找丈夫，何不快去追？还有什么心绪与人相争。我也无闲情听你的话，也要赶去送棉衣给我的儿子呵。

温 妻：哎呀，正是，也无时间与尔争，要赶去。

徐 妻：我也要紧追去。婆婆呀！奴与你一同去。（同下）

第 八 场

强不立：差官呀！今日路走太多，大家腿都痛了，暂歇片时，再走吧！

差 什：这里是什么地方？

强不立：这里是黑水头。

差 什：可以，大家歇片刻再走。

强 母：走呀！

（唱“倒板”）

藉娇生远别从军××

强不立：哎呀！这莫是我娘的声音。

强 母：哎呀，儿呀，

强不立：哎呀！娘呀！

强 母：（同接唱前调）

强不立：（同接唱前调）

生离难舍。××（杀介）

强不立：哎呀娘呀！路途遥远，你……来为了何事呵？

强 母：咳，儿呀，你寒衣太少，为娘怕你受冷，因此赶来，棉衣你可拿去。

强不立：哎呀！不要？儿不怕冷，你可拿回去。

强 母：咳！儿呀我听说是外风大，冷，棉衣一定要多带，如有受冷得病，怎生是好呵？

强不立：不用带。出门多带东西，诸多不便。

强 母：一件棉衣拿装包袱里，你带去为娘就安心去。

强不立：娘亲拿过来，（接棉衣）娘亲你可回去。

强 母：（哭声）为娘晓的。儿呀娘亲回去。你……自己身体保重为要。

花木兰：咳！父母爱子，无所不至（望家乡）。回首家乡，想起我爹娘，恐怕艰难相见呵！（伤心地）

徐三畏：呀哎！我家里都没有人来看我。

徐 妻：走呀！哎呀，夫呀。

徐三畏：哎呀，妻呀，我想你何以不来看我？

徐 妻：我早就赶来了，因为路中延阻，所以挨迟，哎呀你到底何时才能回家呵？

徐三畏：要问我何时回来，这……不定。

徐 妻：不一定，叫我怎样过日子呵？

申儒夫：（插白）怎样过日子，丈夫在家，随便去租一个做伴。

徐 妻：（骂申儒夫）你这不好死，我去租一个，原来你妻都是去租人为伴呵？

①“无势”——卤莽意思。

徐三畏：哎呀，不要与人家吵鬧，快些回去。

徐 妻：噯，依这里心真难舍的你。

徐三畏：这是无法的，你回去吧！

徐 妻：（哭声）你要快些回来，若凡挨迟回来，我惊……会……（不說下去）

徐三畏：你、你、你会怎样呵？

徐 妻：怎样？叫奴守活寡，奴怕对你不住。（下）

徐三畏：哎……

溫长俊：哎呀，别人家妻都来了，我妻何故不来？恐怕她不知我去当兵呢？（盼望）

溫 妻：走呀，（上）哎呀，夫呀，（哭）我一向与你左右不离，都只因去洗衣服，你就弄出大祸来。

溫长俊：我說等你回来吩咐几句话，怎奈差官不肯。都想与你再也不能相見了，想不到你还赶来。

溫 妻：我回来不見你，就去查，听说你被拉去当兵，害得我心肝都裂去，脚也都軟去，拼命赶来与你見面。你有什么話快說來，于今叫我怎样主意呵？

溫长俊：妻呀！这是无法的，家里三餐总有飯吃，望你苦什么？不用多愁多慮。

溫 妻：哎呀，你不在家，就有三餐飯，我也吃不下。我胆又小，晚上冷冷清清，天气又冷，夜間一人睡在床上，叫我一人如何主张呵。

溫长俊：咳，你无主张，我最好有能够回去，与你为伴。

溫 妻：能够回去，走吆。（拉回）

溫长俊：哎呀，如果能够回去，我也欢

喜了。不能回去呵。

溫 妻：你不能回去，我回家也无用，我也不回家，情愿与你回去。

溫长俊：哎呀，男人去当兵，你女人跟去做什么？

花木兰：哎呀，你嫂嫂要去，那更有伴。

溫 妻：你說什么狗話，想老娘与你为伴，你想死去。

溫长俊：不用多言。

花木兰：不去算了。快回去。

溫 妻：老娘回去不回去，不要你們管我。

花木兰：好兇恶呀。

溫 妻：正是兇恶。凭你怎样？

花木兰：去打番兵不錯呀。

溫 妻：那番兵也是人，我还怕他？

徐三畏：我看你只可在家，“厝里犬咬門限”呵。①

溫 妻：你說鬼話，不好死、短命。

溫长俊：不要与人爭吵，快回去吧！

溫 妻：我不回去。

差 什：諸位起行。走呀！

溫长俊：差官发令了，你可回去。随我上去戰場，若被刀鎗誤刺一下，怎么得了。

溫 妻：我回家去，你自己要小心。人有言，“相打勿占先”，“刀剑最无情”。

溫长俊：我都晓的了。你回去門戶要守謹，現在盜賊甚多。

溫 妻：我們家里也无物可偷。

溫长俊：无物可偷，你自己要留神，等下你連人都全給他偷去。

注：①“厝里狗咬門限”——指只放在自己家里兇的人。